

黃帝內經靈樞集註

六

中國醫學大成第一集

醫經類

黃帝內經靈樞集註

六

上海大東書局印行

黃帝內經靈樞集註

清

錢塘

張志聰隱庵集註

同學

任余相編 谷虛 合參

門人

王弘義子方校正

鄞縣

曹炳章赤電校刊

卷七

逆順第五十五

黃帝問於伯高曰。余聞氣有逆順。脈有盛衰。刺有大約。可得聞乎。伯高曰。氣之逆順者。所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也。脈之盛衰者。所以候血氣之虛實有餘不足也。刺之大約者。必明知病之可刺。與其未可刺。與其已不可刺也。

余伯榮曰。此論病氣亦隨血氣出入於皮膚經脈之外內而刺之有法

出則內
虛外實
入則內
有餘外
不足也
大氣已
過刺之
則真氣
脫

也。氣有逆順者。謂經脈外內之氣。交相逆順而行。所以應天地陰陽。四時五行之升降出入。脈有盛衰者。謂經脈外內之血氣。有出有入。是以有虛有實。有有餘有不足也。刺之大約者。必明知病之方來之可刺也。與其方盛之未可刺也。與其已過之不可刺也。

黃帝曰。候之奈何。伯高曰。兵法曰。無迎逢逢之氣。無擊堂堂之陣。刺法曰。無刺熇熇之熱。無刺漉漉之汗。無刺渾渾之脈。無刺病與脈相逆者。黃帝曰。候其可刺奈何。伯高曰。上工刺其未生者也。其次刺其未盛者也。其次刺其已衰者也。下工刺其方襲者也。與其形之盛者也。與其病之與脈相逆者也。故曰。方其盛也。勿敢毀傷。刺其已衰。事必大昌。故曰。上工治未病。不治已病。此之謂也。謹叶

此言刺法有如兵法。當避其來銳。擊其情歸。按史記軒轅之時。神農時世衰。諸侯相侵伐。及蚩尤作亂。軒轅乃習用干戈。以征不享。故即以用兵之法。而為刺之大約。夫戰勇氣也。一鼓作氣。再而衰。三而竭。是以無迎逢逢之氣。無擊堂堂之陣。俟其氣衰。陣亂。然後擊之。無有不克者矣。

槁槁之熱。熱盛於皮膚也。漉漉之汗。邪盛在肌腠也。渾渾之脈。邪入於經脈也。病與脈相逆者。真邪相攻也。離合真邪論曰。夫邪去絡入於經也。舍於血脈之中。其寒溫未相得。如涌波之起也。時來時去。方其來也。必按而止之。無逢其衝而瀉之。知機之道。不可掛以髮。蓋邪之方盛。不可迎。邪之以往。不可追。俟其來去之時。如發機之速。不可差之毫髮者也。刺其未生者。未生於脈中也。未盛者。邪來之未盛。已衰者。邪去之已衰。故曰。方其盛也。勿敢毀傷。謂邪氣方盛。則真氣大虛。故勿敢瀉邪。以傷正氣。刺其已衰。事必大昌。上工治未病者。未病於脈中也。蓋傳溜於血脈。則有入府干藏之患矣。余伯榮曰。按此篇篇名逆順。而伯高曰。氣之逆順。所以應天地陰陽。四時五行也。是雖論刺之大約。而重在氣之逆順。夫天道右遷。地道左轉。四時之氣。寒往則暑來。暑往則寒來。升降出入於天地之外內者也。五藏者。生長化收藏之氣。此皆陰陽相貫。環轉無端。夫人皮以應天。肌肉應地。血脈應地之經水。氣之逆順。謂氣之環轉於經脈皮膚之外內。交相逆順而行。以應天地陰陽。四時五行。

始入於脈則邪逆真邪已合則起順脈而行

之氣。是以下工刺其方襲者。謂病之方襲於脈中也。與其形之盛者。謂病之盛於皮腠。而為癢癢之熱。漉漉之汗也。與其病之與脈相逆者。謂病邪始入於脈也。蓋脈氣之出於皮膚。從經而脈。脈而絡。絡而孫。孫絡絕而后出於氣街。邪之入於經脈。去皮膚而入於絡。去絡而入於經。是以病與脈之相逆也。夫邪去絡入於經也。如涌波之起。時來時去。無有常在。其病氣已衰。則順脈而行矣。故曰刺其已衰。事必大昌。此篇重在知人氣之逆順。應天地四時五行。則知邪病之盛虛出入矣。

五味第五十六

黃帝曰。願聞穀氣有五味。其入五藏分別奈何。伯高曰。胃者。五藏六府之海也。水穀皆入於胃。五藏六府皆稟氣於胃。五味各走其所喜。穀味酸。先走肝。穀味苦。先走心。穀味甘。先走脾。穀味辛。先走肺。穀味鹹。先走腎。穀氣津液已行。營衛大通。乃化糟粕。以次傳下。

任谷庵曰。此章論五藏六府。津液營衛。皆稟氣於胃。府水穀之所生。養。

夫穀入於口。其味有五。各歸所喜。津液各走其道。穀氣津液已行。營衛大通。所化之糟粕。乃傳於小腸大腸。循下焦而滲入膀胱也。

黃帝曰。營衛之行奈何。伯高曰。穀始入於胃。其精微者。先出於胃之兩焦。以溉五藏。別出兩行營衛之道。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。積於胸中。命曰氣海。出於肺。循喉咽。故呼則出。吸則入。天地之精氣。其大數常出三入一。故穀不入。半日則氣衰。一日則氣少矣。轉音

任氏曰。此言入胃水穀所生之精氣。先出於胃之兩焦。以溉五藏。兩焦。上焦中焦也。上焦出胃上口。中焦亦並胃中。故曰胃之兩焦。穀入於胃。以傳於肺。五藏六府。皆以受氣。別出兩行營衛之道。其清者為營。濁者為衛。營行脈中。衛行脈外。大氣宗氣也。胸中膻中也。其宗氣之搏而不行者。積於胸中。命曰氣海。上出於肺。循喉咽。以司呼吸。呼則氣出。吸則氣入也。天食人以五氣。地食人以五味。穀入於胃。化其精微。有五氣五味。故為天地之精氣。五穀入於胃也。其糟粕津液宗氣。分為三隧。故其大數常出三入一。蓋所入者穀。而所出者。乃化糟粕。以次傳下。其津液

溉五藏而生營衛。其宗氣積於胸中。以司呼吸。其所出有三者之隧道。故穀不入半日則氣衰。一日則氣少矣。余伯榮曰。按本篇言大氣之搏而不行者。積於胸中。命曰氣海。出於肺。循喉咽。故呼則出。吸則入。此宗氣之行於脈外也。蓋肺主皮毛。人一呼則氣出。而入萬四千毛竅。皆闔。一吸則氣入。而入萬四千毛竅。皆開。此應呼吸而司開闔者也。邪客篇云。宗氣積於胸中。出於喉嚨。以貫心脈而行呼吸。此宗氣之行於脈中也。一呼一吸。脈行六寸。晝夜一萬三千五百息。脈行八百十丈。爲一周。此應呼吸而脈行循度環轉者也。故曰宗氣流於海。其下者注於氣街。其上者走於息道。蓋行於脈外者。直下注於氣街。而充遍於皮毛也。黃帝曰。穀之五味。可得聞乎。伯高曰。謂盡言之。五穀。粳米。甘。麻。酸。大豆。鹹。麥。苦。黃。黍。辛。五果。棗。甘。李。酸。栗。鹹。杏。苦。桃。辛。五畜。牛。甘。犬。酸。豬。鹹。羊。苦。雞。辛。五菜。葵。甘。韭。酸。藿。鹹。薤。苦。葱。辛。五色。黃色。宜甘。青色。宜酸。黑色。宜鹹。赤色。宜苦。白色。宜辛。凡此五者。各有所宜。所謂五色者。脾病者。宜食杭米飯。牛肉。棗。葵。心病者。宜食麥。羊肉。杏。薤。腎病者。宜食大豆。黃卷。豬肉。栗。藿。肝

色合於
氣合於
味

病者宜食麻。犬肉。李韭。肺病者宜食黃黍。雞肉。桃葱。統類

余伯榮曰。五穀爲養。五果爲助。五畜爲益。五菜爲充。氣味合而服之。以補精益氣。是以五色合五味。而各有所宜也。五藏內合五行。外合五色。五味入胃。各歸所喜。津液各走其道。以養五藏。故五藏病者。隨五味所宜也。

五禁。肝病禁辛。心病禁鹹。脾病禁酸。腎病禁甘。肺病禁苦。

余氏曰。五味五氣。有生有剋。有補有瀉。故五藏有病。禁服勝剋之味。

肝色青。宜食甘。稗米飯牛肉棗葵皆甘。心色赤。宜食酸。犬肉麻李韭皆酸。脾色黃。宜食鹹。大豆豕肉粟藿皆鹹。肺色白。宜食苦。麥羊肉杏薤皆苦。腎色黑。宜食辛。黃黍雞肉桃葱皆辛。

藏氣法時論曰。肝苦急。急食甘以緩之。心苦緩。急食酸以收之。脾苦溼。急食苦以燥之。肺苦氣上逆。急食苦以泄之。腎苦燥。急食辛以潤之。夫色者氣之華也。緩急燥溼。藏氣之不和也。五藏有五氣之苦。故宜五味以調之。用陰而和陽也。愚按。脾苦溼。急食苦以燥之。而又曰脾色黃。宜

苦乃火
之味故
主燥熱

食鹹。大豆豕肉粟藿皆鹹。蓋脾爲陰中之至陰。而主溼土之氣。乃喜燥而惡寒溼者也。故宜食苦以燥之。然灌溉於四藏。土氣潤溼而后乃流行。故又宜食鹹以潤之。是以玉機真藏論曰。脾者土也。孤藏以灌四旁者也。其來如水之流者。此謂太過。病在外。故宜急食苦以燥之。如烏之喙者。此謂不及。病在中。謂如黔喙之屬。良止而不行。是以食鹹以滋其潤溼而灌溉也。蓋脾爲土藏。位居中央。不得中和之氣。則有太過不及之分。是以食味之有兩宜也。

水脹第五十七

黃帝問於歧伯曰。水與膚脹。鼓脹。腸覃。石瘕。石水。何以別之。覃音

余伯榮曰。此章論寒水之邪。而爲水是膚脹鼓脹腸覃石瘕諸證。經云。太陽之上。寒水主之。寒者。水之氣也。腎與膀胱。皆積水也。故曰石水。石水者。腎水也。如水溢於皮間。則爲皮水。寒乘於肌膚。則爲膚脹。留於空郭。則爲鼓脹。客於腸外。則爲腸覃。客於子門。則爲石瘕。皆水與寒氣之

爲病也。夫邪之所湊。其正必虛。外之皮膚肌腠。內之藏府募原。腸胃空郭。皆正氣之所循行。氣化則水行。氣傷則水凝聚而爲病。是以凡論水病。當先體認其正氣。知正氣之循行出入。則知所以治之之法矣。

歧伯答曰。水始起也。目窠上微腫。如新臥起之狀。其頸脈動。時效。陰股間寒。足脛腫。腹乃大。其水已成矣。以手按其腹。隨手而起。如裹水之狀。此其候也。

余氏曰。此太陽膀胱之水。溢於皮膚而爲水脹也。太陽之氣。運行於膚表。此水隨氣溢而爲病也。太陽之脈。起於目內眥。上額交巔。循頸而下。目窠上微腫。水循經而溢於上也。其頸脈動。水傷氣而及於脈也。效者。水邪上乘於肺也。陰股寒。足脛腫。太陽之氣虛。而水流於下也。腹大者。水泛而土虛也。水在皮中。故按之隨手而起。如裹水之狀。此其候也。

黃帝曰。膚脹何以候之。歧伯曰。膚脹者。寒氣客於皮膚之間。蹇蹇然不堅。腹大。身盡腫。皮厚。按其腹。窅而不起。腹色不變。此其候也。

余氏曰。寒者。水之氣也。此無形之氣。客於皮膚而爲虛脹也。無形之氣。

故蹇蹇然不堅。氣脹。故腹大身盡腫也。寒氣在於肌腠。故皮厚窅深也。夫水在皮中。故按之即起。此病在氣。故按其腹。窅而不起。腹色不變者。寒氣在皮膚。而脾土未傷也。

鼓脹何如。歧伯曰。腹脹身皆大。大與膚脹等也。色蒼黃。腹筋起。此其候也。余氏曰。此寒氣乘於空郭之中。所謂藏寒生滿病也。藏寒者。水藏之寒。氣盛而火土之氣衰也。身皆大者。脾主肌肉也。色蒼黃。腹筋起者。土敗而木氣乘之也。

肝木主筋

腸覃何如。歧伯曰。寒氣客於腸外。與衛氣相搏。氣不得營。因有所繫。癖而內著。惡氣乃起。瘰肉乃生。其始生也。大如鷄卵。稍以益大。至其成。如懷子之狀。久者離藏。按之則堅。推之則移。月事以時下。此其候也。藏舊文歲今改正此寒氣客於腸外而生覃也。夫衛氣夜循藏府之募原。行陰二十五度。寒氣客於腸外。與衛氣相搏。則衛氣不得營行矣。因有所繫。癖而內著者。此無形之氣。相搏於腸外空郭之中。而著於有形之膏募也。是以血肉之惡氣乃起。瘰肉乃生。而成此覃。久則離於藏府之脂膜。如懷子之

離藏故
如懷子
之狀推
之則移

留債一
月而下
不主妊
娠故曰
惡血

虛懸按之則堅。推之則移。不涉於藏府。故月事以時下。此其候也。石瘕何如。歧伯曰。石瘕生於胞中。寒氣客於子門。子門閉塞。氣不得通。惡血當瀉不瀉。衃以留止。日以益大。狀如懷子。月事不以時下。皆生於女子。可導而下。

余氏曰。胞中。血海也。在少腹內。男子之血。上唇口而生髭鬚。女子月事以時下。寒氣客於子門。則衃門閉。而胞中之血。當瀉不瀉。留積而成衃塊。日以益大。狀如懷子。血留胞中。故月事不以時下。覃瘕皆生於女子。治之者可導下之。

黃帝曰。膚脹鼓脹可刺耶。歧伯曰。先瀉其脹之血絡。後調其經。刺去其血絡也。

余氏曰。膚脹者。寒氣客於外。鼓脹者。寒氣客於內。故先瀉其脹之血絡。後調其經。刺去其血絡。蓋先瀉其外。後調其內。而復治其外。外內之相通也。任氏曰。腸覃石瘕。乃有形之血積。可從氣分而導之。膚脹鼓脹。乃無形之氣脹。可從血絡而瀉之。血氣之相通也。

賊風第五十八

黃帝曰。夫子言賊風邪氣之傷人也。令人病焉。今有其不離屏蔽。不出室穴之中。卒然病者。非不離賊風邪氣。其故何也。歧伯曰。此皆嘗有所傷於溼。氣藏於血脈之中。分肉之間。久留而不去。若有所墮墜。惡血在內而不去。卒然喜怒不節。飲食不適。寒溫不時。腠理閉而不通。其開而遇風寒。則血氣凝結。與故邪相襲。則爲寒痺。其有熱。則汗出。汗出則受風。雖不遇賊風邪氣。必有因加而發焉。

此篇論病形而傷其精氣神也。三邪雜至。合而爲痺。在內而傷其精氣神者。有似乎鬼神。可祝由而已也。篇名賊風者。言往古之人。恬憺虛無。精神內守。邪不能深入。故可移精祝由而已。當今之世不然。憂患緣其內。苦形傷其外。賊風數至。虛邪朝夕。內至五藏骨髓。外傷空竅肌膚。故祝由不能已也。夫心主脈。諸血者皆屬於心。嘗有所傷於溼。氣藏於血脈之中。則傷心藏之神矣。分肉者。三焦通會元真之處。留於分肉之間。

則傷其氣矣。若有所墮墜。則有傷於筋骨。筋卽爲肝。骨卽爲腎。血卽爲心。惡血在內。則傷心藏之神。有傷於筋。則傷肝藏之魂。有傷於骨。則傷腎藏之精。卒然喜怒不節。則更傷所藏之神魂。飲食不適。則更傷水穀之精液。寒溫不時。則傷在外之形氣。形氣傷則腠理閉而不通。其開而遇風寒。則血氣凝結。與故之溼邪相襲。則風寒溼三氣雜合而爲痺矣。其開而遇風者。以有熱則汗出。蓋熱乃火之氣。汗乃精血之液。因傷其精神。是以熱則氣弛。汗出而開也。汗出則受風。雖不遇賊風邪氣。必有因加於風寒而發焉。任谷庵曰。賊風邪氣。不正之邪氣也。風寒天之正氣也。因有故邪。開而汗出。故因加而合爲邪病焉。王子方曰。風傷氣。寒傷神。溼傷精。蓋風傷衛。寒傷營。而寒水之氣。又傷心火也。溼乃土之邪氣。故傷腎藏之精。是以傷於溼者。則爲痿厥。痿者。骨痿。厥者。腎藏之生氣厥逆。而四支清冷也。

黃帝曰。夫子之所言者。皆病人之所自知也。其毋所遇邪氣。又無怵惕之所志。卒然而病者。其故何也。惟有因鬼神之事乎。歧伯曰。此亦有故邪。留

而未發。因而志有所惡。及有所慕。血氣內亂。兩氣相搏。其所從來者微。視之不見。聽而不聞。故似鬼神。母無同惡去聲

內之墓
原與外
之分肉
相通
肝藏魂
肺主氣
而藏魄

此言病在內而傷其精氣神也。故邪留而未發者。留於藏府募原之間。則有傷於氣矣。水之精為志。火之精為神。志有所惡。則傷腎藏之精。心有所慕。則傷心藏之神。血氣內亂。真邪相搏。其所由來者漸矣。此病氣而不病形。故視之不見。聽而不聞。若有似乎鬼神。夫魂游為神。魄降為鬼。隨神往來。謂之魂。並精而出。謂之魄。精神內傷。則魂魄飛揚。而有似乎鬼神也。

黃帝曰。其祝而已者。其故何也。歧伯曰。先巫者。因知百病之勝。先知其病之所從生者。可祝而已也。

知百病之勝者。知精氣神三者。能勝其百病也。知其病之所從生者。知先傷其精氣神。而病之所由生也。可祝而已者。先巫之能移精變氣。而通神明也。王子方曰。上古有十三科。祝由乃其一也。先巫者。言上古之能禘田而愈病者。謂之巫醫。故古之醫字從巫。非與師巫之賤役比。

也。南人有言曰。人而無恆。不可以作巫醫。卽上古祝而已病之醫。非醫巫之有二也。

衛氣失常第五十九

黃帝曰。衛氣之留於腹中。稽積不行。菀蘊不得常所。使人股脅胃中滿。喘呼逆息者。何以去之。伯高曰。其氣積於胸中者。上取之。積於腹中者。下取之。上下皆滿者。傍取之。黃帝曰。取之奈何。伯高對曰。積於上。瀉大迎。天突。喉中。積於下者。瀉三里。與氣街。上下皆滿者。上下取之。與季脅之下一寸。重者。雞足取之。診視其脈大而弦急。及絕不至者。及腹皮急甚者。不可刺也。黃帝曰。善。鏡音

前論有餘於內。後論有餘於外。皆謂之失常。

此篇論衛氣失常。以明衛氣所出所主之常所。有浮沈淺深。及太過不及之別。按第七十六之衛氣行章。論衛氣晝行於陽。夜行於陰。外內出入之循度。此篇論衛氣始生出之道路。主於皮肉筋骨之間。所以溫分肉。充皮膚。肥腠理。而司開闔者也。夫衛氣者。陽明水穀之悍氣也。穀

營衛血
氣之生
始出入
乃本經
之宗旨
而營血
流行更
有多歧
學者宜
細心體
析

入於胃。其精微者。先出於胃之兩焦。以溉五藏。別出兩行營衛之道。營行脈中。衛行脈外。所謂別出者。與穀入於胃。乃傳之肺。流溢於中。布散於外。精專者行於經隧。常營無已。終而復始之營氣。所出之道路各別也。衛氣與宗氣所出之道路各別也。兩行者。謂營氣出於氣分。而行於脈中。衛氣出於脈中。而散於脈外。此陰陽血氣交互之妙道也。夫精專者。行於經隧之營血。始於手太陰肺。終於足厥陰肝。藏府相通。外內相貫。環轉無端。終而復始。與營行脈中。一呼一吸。脈行六寸。日行二十五度。夜行二十五度之道路各別也。所謂營行脈中。以應呼吸漏下者。乃中焦所生之津液。隨三焦出氣。外注於皮膚。谿谷之氣分。滲入於孫脈。絡脈。化而為赤者也。五癰篇之所謂三焦出氣。以溫肌肉。充皮膚。為其津。其流而不行者為液。決氣章之所謂糟粕津液宗氣。分為三隧。營氣者。泌其津液。注之於脈。化而為血。以營四末。內注五藏六府。以應刻數。癰疽章之所謂中焦出氣如露。上注谿谷。而滲孫脈。津液和調。變化而赤為血。血和則孫脈先滿。溢乃注於絡脈。皆盈。乃注於經脈。陰陽已張。

因息乃行。行有經紀。周有道理。與天合同。不得休止。是行於脈中。以應呼吸之營氣。乃中焦所生之津液。隨三焦之出氣。注於皮膚分肉之氣分。滲於孫絡。變化而赤爲血。因息乃行。行有經紀。與營氣篇之始於手太陰肺。終於足厥陰肝之道路各別也。宗氣積於胸中。上出於肺。循喉咽。呼則出。吸則入。夫肺主皮毛。人一呼則氣出。而入萬四千毛竅皆闔。一吸則氣入。而入萬四千毛竅皆開。此宗氣之應呼吸而司開闔者也。衛氣者。出其悍氣之慄疾。而先行於四末。分肉皮膚之間。晝日行於陽。夜行於陰。司晝夜之開闔者也。呼吸之開闔。人之開闔也。晝夜之開闔。應天之開闔也。是以營氣衛氣之所出所行。各有其道。故曰別出兩行營衛之道。此篇論衛氣之始生始出。從陽明之脈絡。分行於上下四旁。而布散於形身之外。稽積菴蘊者。猶草木之生長茂盛於內也。不得常所者。不得所出所主之常處也。故內積於上者。取之大迎天突。蓋衛氣之上出者。從胃之大迎。任之天突。而外出於皮膚也。積於下者。取之三里。蓋衛氣之下出者。從胃之三里。而外出於皮膚也。積於中者。取之氣

街與季脅之帶脈。蓋衛氣之布於四旁者。從腹之氣街。帶脈之章門。而外出於四旁也。夫衛氣乃胃府水穀所生之氣。足陽明與任脈會於中脘。上會於承漿。與帶脈會於臍之左右。而出於腹氣之街。是陽明所生之氣。從陽明之經脈而出。散於皮膚。此衛氣始出之常所也。夫衛爲陽。從脈而出。由內而外。自陰而出於陽。營爲陰。從谿谷氣分而入於孫脈。經脈自外而內。由陽而入於陰。此陰陽血氣外內交互之妙道也。雞足者。以足緩伸緩縮。如雞足之踐地。蓋以疎陽明之經脈。以通衛氣之所出也。胗視其脈大而弦急。及絕不至者。及腹皮急甚者。此衛氣留滯於始生之處。非穡蘊於所以所出之道路。故不可取之外穴也。此論衛氣始生始出之常所。與行陽行陰之度數不同。故反論其失常以證明之。黃帝問於伯高曰。何以知皮肉氣血筋骨之病也。伯高曰。色起兩眉薄澤者。病在皮。唇色青黃赤白黑者。病在肌肉。營氣濡然者。病在血氣。目色青黃赤白黑者。病在筋。耳焦枯受塵垢。病在骨。

此言衛氣從內之脈絡。布散於皮肉筋骨之間。而各有所在也。色者。氣

血氣者
充膚熱
肉之氣
血

曰血氣
曰氣血
謂外內
出入之
交互

之章也。兩眉間。即關中。乃肺之部。肺合於皮。故色起兩眉薄澤。知衛氣之病在皮也。肌肉者。脾土之外合。土灌四藏。故觀唇色青黃赤白黑者。知衛氣之病在肌肉也。營者。血之氣也。濡潤也。血之液爲汗。汗出而濡然者。知衛氣之病在血氣也。肝主筋而開竅在目。視目色之青黃赤白黑者。知衛氣之病在筋也。筋合於三陰三陽十二經脈。故五色之並見也。耳者腎之竅。耳焦枯受塵垢者。知衛氣之病在骨也。夫皮肉筋骨脈外之氣分。衛氣出於形身。而各在其處也。

黃帝曰。病形何如。取之奈何。伯高曰。夫百病變化。不可勝數。然皮有部。肉有柱。血氣有輪。骨有屬。黃帝曰。願聞其故。伯高曰。皮之部。輪於四末。肉之柱。在臂脛諸陽分肉之間。與足少陰分間。血氣之輪。輸於諸絡。氣血留居。則盛而起。筋部無陰無陽。無左無右。候病所在。骨之屬者。骨空之所以受益。而益腦髓者也。黃帝曰。取之奈何。伯高曰。夫病變化。浮沉深淺。不可勝窮。各在其處。病間者淺之。甚之深之。間者少之。甚之衆之。隨變而調氣。故曰上工。數上聲。勝平。聲間去聲。

此承上文而言衛氣行於皮肉筋骨之間。各有所主之部屬也。衛氣行於皮。輪於四末。爲所主之部。蓋衛氣出於陽。從頭目而下。注於手足之五指。故以四末爲部也。行於肌肉。在臂脛諸陽分肉之間。爲肉之柱。柱之爲言主也。蓋肉之大分爲谷。小分爲谿。分肉之間。谿谷之會。以行營衛。以會大氣。臂脛之大肉。肉之大分也。營衛大氣。先會於大分之間。故以臂脛之肉爲主。猶屋宇之有四柱也。足少陰分間。乃足少陰出於氣街。行於分肉之間。衛氣者。後天水穀之所生也。會少陰先天之氣於分間。此氣之大會也。諸絡者。孫脈絡脈也。營氣從絡而行於經脈。衛氣從絡而出於皮膚。血氣輪轉於諸絡之間。故氣血留居。則絡脈盛而起矣。衛氣之行於骨者。在骨空之所以受益而益腦髓者也。骨空者。津液淖澤。注於骨。骨屬屈伸。補益腦髓。髓空在腦後三分。顱際銳骨之下。蓋髓之所以補益腦者。從尾骶而滲於脊骨。從脊骨而上。滲於髓空。以入腦。衛氣一日一夜。大會於風府。其明日日下一節。二十一日。下至尾骶。二十二日。入脊內。其行九日。出於缺盆。故衛氣之行於骨者。以脊骨爲所

南北爲
道東西
爲度

衛氣去
形而獨
居於內

屬也。衛氣之行於筋者。無分陰陽左右。如留滯於手足某結之筋。卽爲病之所在。蓋衛氣者。應天之氣也。筋者。厥陰風氣之所生也。風者。大塊之噫氣。充滿於天地之間。故於衛氣相合。陰陽左右。無處不有。若夫皮之部。肉之柱。猶天之四方。骨之屬。猶天之道也。百病變化者。審察衛氣。爲百病母。行於皮肉筋骨之間。是以浮沉淺深。各在其處。余伯榮曰。衛氣司晝夜之開闔。以應天之氣也。一日一夜。大會於風府。明日日下一節。二十一日。下至尾骶。二十二日。入脊內。其行九日。上出缺盆。一月而環轉一周。是又應月之一月而一周天也。是以月郭空則海水東盛。衛氣去。形獨居。蓋水與天氣上下相通。日月運行。隨天道環轉。日日行一度。故一歲而一周天。月行十三度有奇。故一月而一周天。此陰陽之運行無息者也。人與天地相參。一息不運。則失其旋轉之機。而爲奇恆之病。學者玩索而有得焉。非惟臨病人以觀死生。更可以通玄門。爲養生之秘要。

黃帝問於伯高曰。人之肥瘦大小寒溫。有老壯少小。別之奈何。伯高對曰。

人年五十已上爲老。二十已上爲壯。十八已上爲少。六歲已上爲小。

此論衛氣之有盛衰也。年少小者。衛氣始長。年壯者。衛氣正盛。五十已上。衛氣漸衰。蓋應天之氣。而有四時生長收藏之盛衰也。方盛衰論曰。老從上。少從下。老者應秋冬之氣。從上而方衰於下。少者應春夏之氣。從下而方盛於上。王子方曰。數始於一。成於三。三而兩之爲六。三而三之成九。十八者。二九之數也。二十者。陰陽之生數始也。五十者。五行之生數終也。馬玄臺曰。十八已上。六歲已上。俱當作已下。

黃帝曰。何以度知其肥瘦。伯高曰。人有肥有膏有肉。黃帝曰。別此奈何。伯高曰。腠肉堅皮滿者肥。腠肉不堅皮緩者膏。皮肉不相離者肉。國音

此以下論衛氣之所以溫分肉充皮膚。肥腠理者也。腠理者。肌肉之文理。如豕之精肉。條分而有理路。理中之白膜曰脂。肉外連皮之肥肉曰肥。故曰腠肉堅而皮滿者肥。蓋肥在皮之內。肉之外。故肉堅而皮滿也。膏者。卽肥之脂膏。謂如豕肉之紅白相間而有數層者爲膏。蓋肥膏之間於肉內。故肉不堅而皮緩也。此論衛氣之肥腠理。故止論膏而不論

肥。然先言人有肥者。以明膏肥之有別也。皮肉不相離者。謂肉勝而連於皮。內無膏而外無肥。此亦衛氣之盛於肉理者也。任谷庵曰。膈肉者。俗名腿肚也。蓋肉之柱。在臂脛諸陽分肉之間。故膈肉堅。則通體之肉堅矣。又止言脛而不言臂者。氣從下而上也。

黃帝曰。身之寒溫何如。伯高曰。膏者其肉淖而粗理者身寒。細理者身熱。脂者其肉堅。細理者熱。粗理者寒。

任谷庵曰。此言衛氣之所以溫分肉也。膏者肉不堅。故其肉淖。淖。和也。言膏與肉之相間而相和者也。脂者。腠理固密。故其肉堅。粗理者。衛氣外洩。故身寒。細理者。衛氣收藏。故身熱。

黃帝曰。其肥瘦大小奈何。伯高曰。膏者多氣而皮縱緩。故能縱腹垂腴。肉者身體容大。脂者其身收小。

任氏曰。此復申明衛氣之所以肥腠理溫分肉也。衛氣盛則腠理肥。是以膏者多氣而皮縱緩。故能縱腹垂腴。腴者。臍下之少腹也。肉者身體容大。此衛氣盛而滿於分肉也。脂者。其身收小。此衛氣深沉。不能充於

分肉。以致脂膜相連。而肌肉緊充。故其身收小也。余伯榮曰。衛氣之所以溫分肉者。充實於肉之理路。所謂血氣盛則充膚熱肉。蓋非止溫肌肉。而能使肌肉盛滿。身體容大。故反覆以申明之。

黃帝曰。三者之氣血多少何如。伯高曰。膏者多氣。多氣者熱。熱者耐寒。肉者多血。多血則充形。充形則平。脂者其血清。氣滑少。故不能大。此別於衆人者也。

任谷庵曰。此言衛氣與營血相將。充盈於分肉之文理。其膏肥之內。止有衛氣而血不營也。膏者衛氣盛。故熱而耐寒。肉者肌肉隆盛。故多血。血氣盛則充膚熱肉。故充形。血隨氣行。血氣皆盛。是爲營衛和平。脂者肌肉緊密。是以血清氣少。故不能大。此三者有肥瘦大小之不同。故與平人之有別也。王子方曰。脂者衛氣不充於分肉。是以血亦清少。血氣相將而行者也。

黃帝曰。衆人奈何。伯高曰。衆人皮肉脂膏。不能相加也。血與氣不能相多。故其形不小不大。各自稱其身。命曰衆人。

濁者爲
衛故濁
爲氣多
清爲氣
少

余伯榮曰。此言衛氣之浮沉淺深。而各有常所者。其形不大不小也。衆人者。平常之大衆也。不能相加者。謂血氣和平。則皮肉脂膏。不能相加於肥大也。血氣之浮沉淺深。各有常所。不能相多於肌肉間也。皮肉筋骨。各自稱其身。故其形不大不小也。

黃帝曰。善治之奈何。伯高曰。必先別其三形。血之多少。氣之清濁。而後調之。治無失常經。是故膏人縱腹垂腴。肉人者。上下容大。脂人者。雖脂不能大也。

此言人之血氣。當使之無過不及也。三者。人之有肥大之太過。瘦小之不及。故當審其血之多少。氣之清濁。而後調之。無失衛氣之常經。期爲平和之人矣。此因衛氣失常。是故膏人縱腹垂腴。肉人者。上下容大。脂人者。雖脂不能大也。蓋衛氣主於皮肉筋骨之間。浮沉淺深。各在其處。若獨充盛於皮膚分肉之間。而使縱腹垂腴。上下容大。或深沉於筋骨之間。以致脂不能大。皆衛氣之失常也。是以浮沉淺深。不可勝窮。隨變而調其氣。命曰上工。此篇論衛氣失常。以明衛氣所出所循之常所。使

後學知陰陽血氣之生始出入。爲治道之張本也。

玉板篇第六十

黃帝曰。余以小鍼爲細物也。夫子乃言上合之於天。下合之於地。中合之於人。余以爲過鍼之意矣。願聞其故。歧伯曰。何物大於天乎。夫大於鍼者。惟五兵者焉。五兵者。死之備也。非生之具。且夫人者。天地之鎮也。其不可不參乎。夫治民者。亦惟鍼焉。夫鍼之與五兵。其孰小乎。

此章論充溢於皮膚分肉之氣血。從藏府之大絡而出於孫絡皮膚。應天氣之出於地中。而布散於天下。逆之則傷其所出之機。勝五兵之殺人矣。大絡者。手太陰之絡。名曰列缺。手少陰之絡。名曰通里。手心主之絡。名曰內關。手太陽之絡。名曰支正。手陽明之絡。名曰偏歷。手少陽之絡。名曰外關。足太陽之絡。名曰飛揚。足少陽之絡。名曰光明。足陽明之絡。名曰豐隆。足太陰之絡。名曰公孫。足少陰之絡。名曰大鍾。足厥陰之絡。名曰蠡溝。此十二藏府之大絡。陽走陰而陰走陽。左注右而右注左。

與經脈繆處。其氣血布散於四末。溢於皮膚分肉間。不入於經俞。以應天氣之運行於天表。故曰所謂奪其天氣。夫九鍼之道。一者天。二者地。三者人。小鍼。微鍼也。亦所以合於天地人者也。且夫人者。天地之鎮也。其不可不參乎。故治天下之萬民者。亦惟鍼道所合之三才而已。余伯榮曰。上章論衛氣從陽明之脈絡。而出於皮肉筋骨之間。此章論皮膚分肉之血氣。從胃之經隧藏府之大絡。而出於外。即與衛氣相將之營氣也。營衛血氣。雖皆生於胃府水穀之精。然外內出入之道路不一。學者非潛心玩索。不易得也。按管子曰。蚩尤受廬山之銅。而作五兵。是黃帝時即有五兵矣。一弓。二矢。三矛。四戈。五戟。一云。東方矛。南方弩。中央劍。西方戈。北方鉞。

黃帝曰。病之生時。有喜怒不測。飲食不節。陰氣不足。陽氣有餘。營氣不行。乃發爲癰疽。陰陽不通。兩熱相搏。乃化爲膿。小鍼能取之乎。歧伯曰。聖人不能使化者。爲其邪不可留也。故兩軍相當。旗幟相望。白刃陳於中野者。此非一日之謀也。能使其民令行禁止。士卒無白刃之難者。非一日之教。

也。須臾之得也。夫至使身被癰疽之病。膿血之聚者。不亦離道遠乎。夫癰疽之生。膿血之成也。不從天下。不從地出。積微之所生也。故聖人自治於未有形也。愚者遭其已成也。黃帝曰。其已形不予遭。膿已成不予見。爲之奈何。歧伯曰。膿已成。十死一生。故聖人勿使已成。而明爲良方。著之竹帛。使能者踵而傳之後世。無有終時者。爲其不予遭也。

此言皮膚分肉之氣血。從內而出於外。少有留滯。則漸積而成癰膿。如發於外而小者易愈。大者多害。若留積在內。成癰膿而不見者。十死一生也。喜怒不測。飲食不節。內因之所傷也。是以癰疽之生。膿血之成。不從天地之風寒暑溼。乃積微之所生也。是猶兩軍相當。旗幟相望。白刃陳於中野者。此非一日之謀也。能使其民令行禁止。士卒無白刃之難者。非一日之教也。非須臾之可得也。故聖人勿使已成。而明爲良方。著之竹帛。使後學之能者。踵而傳之後世。無有終時者。爲其不予遭而成十死一生之證也。遭。遇也。言其已形而不予遭。膿已成而不予見。此癰生於藏府之間。而不與我見。乃多死少生之候也。余伯榮曰。按本經

及素問論所生癰膿。多因於風寒外邪。有傷營衛。留積而成癰膿。此因內傷喜怒飲食。故曰不從天下。不從地出。

黃帝曰。其已有膿血。而後遭乎。不道之以小鍼治乎。歧伯曰。以小治小者。其功小。以大治大者多害。故其已成膿血者。其惟砭石鉞鋒之所取也。

余伯榮曰。此言癰發於外而予見者。有大小之難易也。癰小而以小鍼治之者。其功小而易成。癰大而以大鍼治之者。多有逆死之害。故其已成膿血者。其惟砭石鉞鋒之所取也。蓋小而淺者。以砭石取膿。大而深者。以鉞鋒取之。鉞鋒大鍼也。

黃帝曰。多害者。其不可全乎。歧伯曰。其在逆順焉。黃帝曰。願聞逆順。歧伯曰。以爲傷者。其白眼青。黑眼小。是一逆也。內藥而嘔者。是二逆也。腹病渴甚。是三逆也。肩項中不便。是四逆也。音嘶色脫。是五逆也。除此五者爲順矣。內叶

此言癰發於外而大者。有逆順死生之分焉。夫皮脈肉筋骨。五藏之外合也。癰發於皮肉筋骨之間。其氣外行者爲順。若反逆於內。則逆傷其

藏矣。如白眼青。黑眼小。肺肝腎三藏之氣傷也。內藥而嘔。胃氣敗也。脾主爲胃行其津液。腹痛渴甚。脾氣絕也。外陽爲諸陽主氣。肩項中不便。陽氣傷也。在心主言。心之合脈也。其榮色也。音嘶色脫。心藏傷也。犯此五逆者死。除此五者爲順矣。

黃帝曰。諸病皆有逆順。可得聞乎。歧伯曰。腹脹身熱。脈大。是一逆也。腹鳴而滿。四肢清泄。其脈大。是二逆也。衄而不止。脈大。是三逆也。咳且溲血。脫形。其脈小勁。是四逆也。脫形身熱。脈小以疾。是謂五逆也。如是者不過十五日而死矣。

此言血氣之逆於經脈者。不過半月而死也。夫血氣留滯而成癰膿者。積微之所生。其所由來者漸矣。若失其旋轉之機。又不待成癰。而有殞死之害。諸病者。謂凡病多生於營衛血氣之不調。非獨癰膿也。如腹脹身熱。脈大者。逆傷於脾也。腹鳴而滿。四肢清泄。其脈大者。逆傷於腎也。肝主藏血。衄而不止。逆傷肝也。肺朝百脈。輸精於皮毛。咳而溲血。形脫。其脈小勁。逆傷肺也。夫心主血脈。肺者心之蓋。欬形脫身熱。脈小以疾。

天而月
一月
周月

經脈有
絡脈孫
脈大絡
有絡脈
孫脈當
與繆刺
篇會看

逆傷心也。夫血脈者。五藏之所生也。血氣逆。則失其旋轉之機。而反傷其藏真矣。經脈應地之經水。水以應月。不過十五日而死者。隨月之盈虛而死。不能終周天之數矣。王子方曰。堪輿家鑿度。井月影以取泉。其腹大脹。四末清。形脫泄甚。是一逆也。腹脹便血。其脈大。時絕。是二逆也。欬澀血。形肉脫。脈搏。是三逆也。嘔血。胸滿引背。脈小而疾。是四逆也。欬嘔腹脹。且飧泄。其脈絕。是五逆也。如是者。不過一時而死矣。工不察此者。而刺之。是謂逆治。煇叶孫

此言氣血之逆於氣分者。不過一周時而死矣。夫皮膚分肉之氣血。從胃府而注於藏府之大絡。從大絡而出於孫絡。從孫絡而外滲於皮膚。如腹大脹。四肢清。形脫泄甚。是逆於胃之大絡。不得出於皮膚。充於四體也。腹脹便血。其脈大。時絕。逆於腎絡也。欬澀血。形肉脫。脈搏。逆於肺絡也。嘔血胸滿引背。脈小而疾。逆於心絡也。欬嘔腹脹。且飧泄。其脈絕。逆於肝脾之絡也。夫胃者。水穀血氣之海也。五藏之大絡。海之所以行。雲氣於天下之道路也。水天之氣。上下相通。一晝一夜。遶地環轉一周。

如逆而不行。則開闔已息。是以不過一周而死矣。夫人皮以應天。皮膚之氣血。逆而不行。不過一周而死。工不察此天運之大道。如逆傷其氣。遲則死於家中。速則死於堂上矣。任谷庵曰。以上論人之氣血。參合天地之道。運行無息者也。少有留滯。或漸積而成癰膿。或一息不續。卽爲霄壤之判。

黃帝曰。夫子之言。鍼甚駿。以配天地。上數天文。下度地紀。內則五藏。外次六府。經脈二十八會。盡有周紀。能殺生人。不能起死者。子能反之乎。歧伯曰。能殺生人。不能起死者也。黃帝曰。余聞之。則爲不仁。然願聞其道。弗行於人。歧伯曰。是明道也。其必然也。其如刀劍之可以殺人。如飲酒使人醉也。雖勿眇。猶可知矣。黃帝曰。願卒聞之。歧伯曰。人之所受氣者。穀也。穀之所注者。胃也。胃者。水穀氣血之海也。海之所行。雲氣者。天下也。胃之所出。氣血者。經隧也。經隧者。五藏六府之大絡也。迎而奪之而已矣。黃帝曰。上下有數乎。歧伯曰。迎之五里。中道而止。五至而已。五往而藏之。氣盡矣。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輪矣。此所謂奪其天氣者也。非能絕其命而傾其壽。

者也。黃帝曰。願卒聞之。歧伯曰。闕門而刺之者。死於家中。入門而刺之者。死於堂上。黃帝曰。善乎。方明哉。道請著之。玉板以爲重寶。傳之後世。以爲刺禁。令民勿敢犯也。闕。窺。

此言胃府所生之氣血。如雲氣之布散於天下者。從藏府之經隧。布於四末。充於皮膚。分肉之間。不入於經俞者也。駿大也。言鍼道之大。配乎天地也。上數天文。應天之數也。下度地紀。應地之經也。內別五藏。應五運之在中也。外次六府。應六氣之在外也。經脈二十八會。脈度之十六丈二尺也。此言小鍼者。上合於天。下合於地。中合於人。通其經脈。調其血氣。營其順逆。出入之會。可傳於後世。無有終時者。若不察此三才之大道。反逆傷其旋轉之機。又勝五兵之殺人矣。大絡者。十二藏府之經別也。五里者。手陽明之穴。在肘上三寸。蓋藏府之大絡。與經相干。而布於四末。手陽明之大絡。與手陽明之經相干。循五里而散於尺膚。夫藏爲陰。府爲陽。經脈爲陰。皮膚爲陽。手陽明者。手太陰之府也。五藏之血氣。行於脈中者。因胃氣而至於手太陰。以應尺寸之脈。五藏之氣血。行

於脈外者。因胃氣而出於手陽明之絡。以應於尺膚。是以脈急者。尺之皮膚亦急。脈緩者。尺之皮膚亦緩。善調尺者。不待於寸。此十二藏府之血氣。行於經脈皮膚之外內者。大會於手太陰陽明也。故迎之五里。中道而止。至者。迎其氣之至也。往者。追其氣之行也。故五至而迎其五藏之氣。至即已。若五往而追之。則五藏之氣。盡洩於外矣。五藏各有五輪。五五二十五輪。若皆取之。則竭其輪矣。此所謂奪其天氣者也。非由命之自絕。壽之自傾。實所以殺生人也。鬪者。窺俟其所出也。門者。衛氣篇之所謂契紹之門戶。乃氣血從孫絡而出於皮膚之門也。故俟其氣之出門而刺之者。稍緩而死於家中。入門而逆刺於絡內者。即死於醫者之堂上也。夫天氣一日一夜。遶地環轉一周。逆則不過一周而死。况鍼刺之傷乎。是以著之玉板。以爲重寶。傳之後世。以爲刺禁。令民勿敢犯也。任谷庵曰。人之皮表。以應天。經脈應地之經水。天氣運行於地之外。而復通貫於地中。升降出入。環轉無端。而人亦應之。膚表之氣血。從五藏之大絡。而出於皮膚分肉之外。復從手足之指井而溜於營。注於

輪。行於經。而與經脈中之血氣。相合於肘膝之間。此人合天地陰陽。環轉出入之大道也。故曰五往而藏之氣盡矣。謂迎之五里。復五往而追之。則五藏之氣。盡洩於外。蓋謂皮膚之氣血。由五藏之所出也。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輪。此謂奪其天氣。謂手足五輪之氣血。從皮膚之所入也。若盡取其五藏之五輪。則竭其輪中之血。而奪其皮表之天氣也。血氣之生始出入。參合天地陰陽。乃端本澄源之學。大有裨於治道。學者當以爲首務焉。余伯榮曰。按內經論經脈之血氣。曰藏之金匱。論皮膚分肉之血氣。曰著之玉板。蓋因金玉之黃白。而分血氣之陰陽也。類而推之。如金銀花王不留行。花開黃白。陶隱君卽用之以行氣血。張仲祖以鷄卵黃治血。卵白治氣。此皆體先聖之遺意。學者引而伸之。觸類而長之。天下事物之理。用之不窮矣。

五禁第六十一

黃帝問於歧伯曰。余聞刺有五禁。何謂五禁。歧伯曰。禁其不可刺也。黃帝

曰。余聞刺有五奪。歧伯曰。無瀉其不可奪者也。黃帝曰。余聞刺有五過。歧伯曰。補瀉無過其度。黃帝曰。余聞刺有五逆。歧伯曰。病與脈相逆。命曰五逆。黃帝曰。余聞刺有九宜。歧伯曰。明知九鍼之論。是謂九宜。

余伯榮曰。此承上章復論刺有五禁。五奪。五過。五逆。以爲刺禁。令民勿犯者也。五過者。五藏外合之皮脈肉筋骨。有邪正虛實。宜平調之。如補瀉過度。是爲五過。九宜者。九鍼之論。各有所宜。神而明之。是爲九宜。

黃帝曰。何爲五禁。願聞其不可刺之時。歧伯曰。甲乙日自乘。無刺頭。無發矇於耳內。丁丙日自乘。無振埃於肩喉廉泉。戊己日自乘。四季。無刺復去爪通水。庚辛日自乘。無刺關節於股膝。壬癸日自乘。無刺足脛。是謂五禁。余氏曰。天之十干。始於甲乙。終於壬癸。故甲乙以應頭。壬癸以應足。丙丁應身半以上。庚辛應身半以下。配天之四時也。戊己屬土。故乘於四季。夫甲爲陽木。乙爲陰木。自乘者。陰陽自合。非化氣也。發矇振埃者。所以通氣也。天之十干。化生地之五行。通氣者。通五運之化氣。此天干自乘。故爲取氣之禁。

發矇振埃去爪
論神氣
之所出
鍼取神
氣謂無
犯屍神

黃帝曰。何謂五奪。歧伯曰。形肉已奪。是一奪也。大奪血之後。是二奪也。大汗出之後。是三奪也。大泄之後。是四奪也。新產及大血。是五奪也。此病不可瀉。

余氏曰。形肉血氣已虛脫者。雖有實邪。皆不可瀉。

黃帝曰。何謂五逆。歧伯曰。熱病脈靜。汗已出。脈盛躁。是一逆也。病泄脈洪大。是二逆也。著痺不移。膈肉破身熱。脈偏絕。是三逆也。溼而奪形。身熱。色夭然白。及後下血衄。血衄篤重。是謂四逆也。寒熱奪形。脈堅搏。是謂五逆也。

余氏曰。熱病脈靜者。陽病見陰脈也。汗已出。脈盛躁者。陽熱之邪。不從汗解。陰液去而邪反盛也。病泄者。脈宜沈弱。反洪大者。陰泄於下。陽盛於上。陰陽上下之相離也。著痺不移。膈肉破。身熱者。溼邪傷形。久而化熱。脈偏絕者。脾胃之氣敗也。溼者。酷虛之邪。奪形者。邪傷形也。如但熱不寒之瘧。氣內藏於心。而外淫於分肉之間。令人消燦脫肉。夫心主血。而血脈榮於色。色天然白。及後下衄血篤重者。形氣消於外。血液脫於

內。血液外內之離脫也。寒熱奪形。脈堅搏者。寒熱之邪盛。而正氣傷也。此爲五逆。皆不可刺也。

動輸第六十二

黃帝曰。經脈十二。而手太陰足少陰陽明。獨動不休何也。歧伯曰。是明胃脈也。胃爲五藏六府之海。其清氣上注於肺。肺氣從太陰而行之。其行也以息往來。故人一呼脈再動。一吸脈亦再動。呼吸不已。故動而不止。黃帝曰。氣之過於寸口也。上十焉。息下入焉。伏何道從還。不知其極。歧伯曰。氣之離藏也。卒然如弓弩之發。如水之下岸。上於魚以反衰。其餘氣衰散以上逆。故其行微。

此章論營衛宗氣。循度行於經脈之外內。衝脈行於足少陰陽明之經。而出於腹氣脛氣之街。以明血氣之行於經脈皮膚之間。交相和平。俞應者也。帝問手太陰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者。謂手太陰之太淵經渠。足陽明之人迎衝陽。足少陰太谿之動脈也。伯言是明胃脈者。謂胃爲

藏府通
於十二
經脈十
二經脈
外合於
三陰

有形之
水流如
水

三分行
於脈內
三分充
於皮膚
二分行
於經隧
二分出

五臟六府之海。其營衛宗氣。皆胃府穀精之所生也。清氣上注於肺者。營氣宗氣也。肺氣從太陰而行之者。脈氣隨三陰三陽之氣而行也。其行也以息往來者。人一呼一吸。脈行六寸。日夜一萬三千五百息。脈行八百十丈爲一周也。帝問氣之過於寸口。上十焉息者。乃營氣衛氣宗氣。盡走於息道。而變見於寸口也。下入焉伏者。謂流溢於中之營血。下伏於胞中。故如水之下岸也。按本經營氣篇曰。營氣之道。內穀爲寶。穀入於胃。乃傳之肺。流溢於中。布散於外。精專者行於經隧。常營無已。終而復始。夫帝言下伏之營血有八。是精專而行於經隧之營止二分矣。夫營氣行於脈中。衛氣行於脈外。宗氣兩行營衛之道。此經脈外內之氣。相爲和平。而有形之營血。分行於外內。亦相爲勻等者也。夫衝脈起於胞中。上循背裏。爲經絡之海。其浮而外者。循復右上行。至胸中而散。充膚熱肉。澹滲皮毛。此下伏於胞中之血。半隨衝脈而行於脈內。半隨衝脈而散於皮膚。又足陽明之脈。與衝脈於臍左右之動脈。而出於腹氣之街。衝脈與少陰之大絡。循陰股而下出於脛氣之街。夫精專者二

於氣街則經脈外內之血勻等矣

此乃營氣之行與應呼吸漏下之行各別故帝復問而伯復答之

分行於經隧。隨衝脈者。二分出於氣街。是經脈外內之氣血相為勻等矣。皮膚之氣血。從指井而溜。注於營俞。脈中之血氣。從本標而外出於膚表。從道往還。莫知其極矣。伯言氣之離臟。卒然如弓弩之發者。謂五臟之氣。至於手太陰而變。見於寸口者。虛手而動。若弓弩之發弦。上於魚際。則動氣衰而無動脈矣。其餘氣。衰散以逆上者。謂餘氣分散。而上注於手陽明大腸之經。故其脈上魚。而其行微緩也。此言五臟之氣。因胃氣而至於手太陰。腹走手而手走頭。頭走足而足走腹。常營無已。終而復始。環轉之無端也。

黃帝曰。足之陽明。何因而動。歧伯曰。胃氣上注於肺。其悍氣上衝頭者。循咽上走空竅。循眼系。入絡腦。出頤。下客主人。循牙車。合陽明。并下人迎。此胃氣別走於陽明者也。故陰陽上下。其動也若一。故陽病而陽脈小者為逆。陰病而陰脈大者為逆。故陰陽俱靜。俱動。若引繩相傾者。病。頤音坎

此言陽明之氣盛。而獨動不休者也。陰陽繫日月論曰。兩陽合於前。故曰陽明。又曰兩火合併。故為陽明。是陽明主氣。金之氣。而又有悍熱之

十二藏
府之本
標止出
於頭氣
街胸氣
之

火氣也。胃氣上注於肺者。胃府所生之營氣宗氣。上注於肺。而行於經脈之外。內以應呼吸。漏下其悍熱之氣。上衝頭者。循咽上走空竅。循眼系入絡腦。出頰下客主人。循牙車。此陽明之悍氣。上走空竅。行於皮膚之氣分。而下合於陽明之脈中。并下人迎。此胃府所生之悍氣。別走於陽明者也。故陰陽上下其動也若一。蓋身半以上爲陽。身半以下爲陰。謂在上之人迎。在下之衝陽。其動之相應也。故陽病而陽脈小。陰脈大者爲逆。陰病而陰脈大。陽脈小者爲逆。故陰陽上下靜則俱靜。動則俱動。若引繩墨。如相傾而不相應者。則爲病矣。按上章曰。胸氣有街。腹氣有街。頭氣有街。脛氣有街。氣在腹者。止之背膻。與衝脈於臍左右之動脈間。夫足陽明之脈。其支者下人迎。入缺盆。從缺盆下乳內廉。挾臍入氣街中。其支者下循腹裏。至氣街中而合。以下髀關。循股外廉。至足跗。上夫胃之悍氣。合陽明之脈而下人迎。挾臍入氣街中。則與衝脈相合。而出於腹氣之街矣。其下行而出於足跗者。動於衝陽而上。與人迎之相應也。

黃帝曰。是少陰何因而動。岐伯曰。衝脈者。十二經之海也。與少陰之大絡。起於腎。下出於氣街。循陰股內廉。邪入膕中。循脛骨內廉。並少陰之經。下入內踝之後。入足下。其別者。邪入踝。出屬跗上。入大指之間。注諸絡。以溫足脛。此脈之常動者也。邪斜

陽氣亦
下出於
五指此
後天所
之生陽
氣也

此言流溢於中之血氣。一從衝脈與足少陰之大絡。而下出於足脛之氣街。循陰股內廉者。血氣出於皮膚。仍循少陰之經而行也。斜入膕中者。與太陽之承山。踝上以下也。其別者。乃少陰之支絡。別走於踝跗。上入大指之間。而散於十指之絡。是以陽氣起於足五指之表。陰氣起於足五指之裏。蓋陰陽二氣。本於先天之水火。藏於腎藏。出於下而升於上也。夫衛氣者。陽明所生之氣也。上節論衛氣之別走陽明。合於人迎。是從膺胸臍腹。而下至跗上。如左右之動脈。與衝脈會於臍間。則陽明之血氣。隨衝脈。而出於腹氣之街矣。此節論衝脈與少陰。出於脛氣之街。蓋手足十二經之本標。止出於頭氣之街。胸氣之街。營衛之行。從本而入。從標而出。上下相貫。如環無端。其腹氣之街。脛氣之街。乃別出陽

明少陰之血氣。不在十二經脈本標之內。故別提出陽明少陰之動輪焉。

黃帝曰。營衛之行也。上下相貫。如環之無端。今有其卒然遇邪氣。及逢大寒。手足懈惰。其脈陰陽之道。相輸之會。行相失也。氣何由還。歧伯曰。夫四末陰陽之會者。此氣之大絡也。四街者。氣之徑路也。故絡絕則徑通。四末解。則氣從合。相輸如環。黃帝曰。善。此所謂如環無端。莫知其紀。此之謂也。此申明經脈之血氣。從四街而出。行於脈外。皮膚分肉之氣血。從四末而入。行於脈中。上下相貫。環轉之無端也。四末者。四肢之秒末。手足之指井也。其脈者。謂手足三陰三陽之經輸。陰陽之道者。血氣從此所行之道路也。相輸之會。氣從合者。謂皮膚之氣血。從四末而溜於脈中。輸行於經。而與脈中之血氣相會。入於肘膝之間。而與脈中之血氣相合。故曰四末解。則氣從合。蓋假風寒之邪。以明四末乃陰陽不會。氣從此而所入之大絡也。如因邪氣所阻。則手足懈惰。而道路不通。氣何由而環轉。如四末和解。則氣血輸會於脈中。而還轉於氣街矣。夫經脈者。內

連於藏府。外絡於形身。外內出入。常營無已。絡脈者。乃經脈之支別。如江河之支流。至梢秒而有盡也。四街者。氣之徑路也。故絡絕則徑通。手足十二經之本標。出於頭氣之街。胸氣之街。陽明所生之血氣。復出於腹氣之街。少陰所藏之血氣。復出於脛氣之街。此經脈中之血氣。復從絡脈之盡處。出於氣街。而行於皮膚分肉之外也。此營衛之行於皮膚經脈之外內。上下相貫。如環無端。莫知其紀也。王子方曰。本經云。營行脈中。衛行脈外。又曰。浮氣之不循經者。爲衛氣。精氣之營於經者。爲營氣。今復言營衛之行環轉於經脈之外內。豈經義自相矛盾與。曰。衛氣晝行於陽。夜行於陰。應天氣之晦明。天道右旋。地道左轉。天運於地之外。交相逆順而行。應營氣行於脈中。衛氣行於脈外。外內清濁之不相干也。然天氣運行於地之外。而復通貫於地中。有四時之寒暑往來。生長收藏。此天地陰陽之氣。上下降。外內出入。有分有合。環轉無端。是以營衛之行。環轉於皮膚經脈之外內者。應天地之氣交也。夫所謂營行脈中者。始於手太陰肺。終於足厥陰肝。腹走手而手走頭。頭走足

營血行於脈中。止營督脈而無任脈躄。

而足走腹。一脈流通終而復始。此營血之行於脈中也。又別出兩行營衛之道。清者爲營。濁者爲衛。營行脈中。衛行脈外。營於脈中者。循手足之十二經脈。反陰陽躄任脈督脈。合十六丈二尺爲一周。晝行二十五度。夜行二十五度。應呼吸漏下者。此營氣之行於脈中也。衛氣晝行陽二十五度。夜行陰二十五度。此營氣衛氣各走其道。清濁外內之不相干也。若夫手足之三陰三陽。十二經脈。皆從指井所出。而營於五藏之二十五膺。六府之三十六膺。夫指井離爪甲如韭許。乃血肉筋骨之盡處。血氣皆從何來。而曰所出爲井耶。蓋受皮膚之氣血。從此而溜注於脈中。十二經脈之血氣。始從此而生出。故曰所出爲井。所溜爲榮。所注爲輸。所行爲經也。充膚熱肉之氣血。婦隨夫唱。相將而行。同溜於經脈之中。故曰營衛之行也。上下相貫。四末陰陽之會者。此氣之大絡也。夫宗氣半行於脈中。半行於脈外。營血半營於經隧。半營於皮膚。營氣行於脈中。衛氣行於脈外。陰中有陽。陽中有陰。猶兩儀四象之定體。血氣貫通於外內。應天地之氣交。一息不運。則生化滅矣。夫皮膚氣分爲

陽。經脈血分爲陰。陽走陽而陰走陰。此陰陽之相離也。陰出於陽。陽入於陰。此陰陽之相合也。陰陽之道。有離而有合也。若行於陽者。止行於陽。行於陰者。止行於陰。無外內出入之神機。而生化亦滅矣。陰陽之奧。會心者明之。余伯榮曰。五亂脹論言衛氣亂脈。是謂大惋。衛氣逆爲脈脹。衛氣並脈循分爲膚脹。若衛氣行於脈內。豈非亂脈乎。曰。衛氣之在路也。常然並脈循分肉。行有逆順。陰陽相隨。乃得天和。謂脈內之血氣順行。而脈外之氣血逆轉。行有逆順。乃得天地之和。衛氣亂脈者。謂衛氣順脈而行也。若夫環轉於皮膚經脈之外內。正所謂交相逆順而行。又何亂之有。

五味第六十二

黃帝問於少俞曰。五味入於口也。各有所走。各有所病。酸走筋。多食之令人癢。鹹走血。多食之令人渴。辛走氣。多食之令人洞心。苦走骨。多食之令人變嘔。甘走肉。多食之令人惋心。余知其然也。不知其何由。願聞其故。閱

同

任谷庵曰。按五運行大論云。東方生風。風生木。木生酸。酸生肝。肝生筋。南方生熱。熱生火。火生苦。苦生心。心生血。是五藏本於五味之所生。而生外合之筋骨血肉也。是以五味入口。而各有所走。夫心主血。腎主骨。苦乃火之味。鹹乃水之味。苦走骨而鹹走血者。陰陽水火之交濟也。肺主氣。故辛走氣。

少俞答曰。酸入於胃。其氣澀以收。上之兩焦。弗能出入也。不出卽留於胃中。胃中和溫。則下注膀胱。膀胱之脆薄以懦。得酸則縮。縮約而不通。水道不行。故癰。陰者。積筋之所終也。故酸入而走筋矣。

任氏曰。五味陰陽之用。辛甘發散爲陽。酸苦涌泄爲陰。鹹味涌泄爲陰。淡味滲泄爲陽。六者或收或散。或緩或急。或燥或潤。或軟或堅。是發散涌泄之中。而又有收散緩急之性矣。上焦開發。宣五穀味。中焦出氣如露。以行水穀之津。酸氣收澀。故弗能出於上之兩焦。不出則留於胃而溜於下焦。注於膀胱矣。膀胱爲脬之室。脬居於中。故膀胱之體質脆薄。

以懦。得酸則易於縮繆。縮則約而不通。水道不行。故爲癰閉。陰者。前陰。積筋骨宗筋也。宗筋者。筋之主也。酸入於宗筋。故走筋也。按經筋章云。足厥陰之筋。上循陰股。結於陰器。絡諸筋。其病陰股痛轉筋。陰器不用。傷於內則不起。傷於寒則陰縮入。傷於熱則縱挺不收。是足厥陰肝經。主宗筋而外合於通體之筋。

黃帝曰。鹹走血。多食之令人渴。何也。少俞曰。鹹入於胃。其氣上走中焦。注於脈。則血氣走之。血與鹹相得則凝。凝則胃中汁注之。注之則胃中竭。竭則咽路焦。故舌本乾而善渴。血脈者。中焦之道也。故鹹入而走血矣。任氏曰。中焦並胃中。出上焦之後。此所受氣者。泌糟粕。蒸津液。化其精微。上注於肺脈。乃化而爲血。鹹入於胃。其氣上走中焦。注於脈者。鹹性之上涌也。注於脈則走於血氣矣。血者中焦之汁。奉心神而化赤。鹹乃寒水之味。故血與鹹相得則凝。凝則燥結。而胃中之汁以滋之。胃中汁竭。則咽路焦枯。故舌本乾而善渴。血脈者。中焦之道路。鹹氣上走於中焦。故走血。王子曰。胃府水穀之精汁。化而爲赤。營於脈中。人一呼一吸。

脈行六寸者。血氣之流行也。呼吸不已。血氣之行。無少停息。故血凝則胃中之汁注之。以資其流行。

黃帝曰。辛走氣。多食之令人洞心何也。少俞曰。辛入於胃。其氣走於上焦。上焦者。受氣而營諸陽者也。薑韭之氣薰之。營衛之氣不時受之。久留心下。故洞心。辛與氣俱行。故辛入而與汗俱出。

任氏曰。上焦開發。宣五穀味。薰膚充身澤毛。若霧露之漑。是謂氣。辛走氣。故其氣走於上焦。上焦者。受中焦之氣。而營諸表陽者也。夫營衛之氣。生於中焦。皆從上而出。故薑韭之氣上熏。則營衛之氣不時受之。久留心下。則爲洞心。辛與上焦之氣俱行於表陽。則開發皮腠而汗出。

俞伯榮曰。辛氣留於心下而上熏。則爲洞心。與氣俱行。則與汗共并而出。蓋汗乃中焦水穀之液也。王子方曰。論五味而曰氣者。味之性也。黃帝曰。苦走骨。多食之令人變嘔何也。少俞曰。苦入於胃。五穀之氣皆不能勝苦。苦入下脘。三焦之道皆閉而不通。故變嘔。齒者。骨之所終也。故苦入而走骨。故入而復出。知其走骨也。

任谷庵曰。炎上作苦。君主之味也。故五穀之氣。皆不能勝之。苦性下泄。故入於下脘。三焦者。少陽相火也。苦性寒。故三焦之道。皆閉塞不通。三焦不通。則入胃之水穀。不得通調布散。故變而爲嘔也。夫腎主骨。腎爲寒水之藏。苦性寒。故走骨。同氣相感也。然苦乃火味。故入於下。而復出於上。以其性下泄而上涌也。余伯榮曰。少陰之上。君火主之。標陽而本寒也。炎上作苦。而苦寒下泄。此少陰之味也。故能從本從標。天食人以五氣。地食人以五味。地之五行。上呈天之六味。是以味合五行。氣合三陰三陽之六氣。

黃帝曰。甘走肉。多食之。令人悅心。何也。少俞曰。甘入於胃。其氣弱小。不能上至於上焦。而與穀留於胃中者。令人柔潤者也。胃柔則緩。緩則蟲動。蟲動則令人悅心。其氣外通於肉。故甘走肉。

任谷庵曰。稼穡作甘。坤土之味也。坤德柔順。故其氣弱小。太陰溼土主氣。故令人柔潤。柔者土之性。潤乃溼之氣也。夫蟲乃陰類。胃秉陽明燥熱之氣。胃若柔而緩。則蟲動而上入於胃矣。蟲上食。故令人悅心。土氣

外主於肌肉故甘走肉 馬玄臺曰蠱當作蟲

黃帝內經靈樞集註 卷七 五味第六十三

